

書香夜清口富言先車月才爰才凡

恨仇的橋和中



行印店書聯通海上

抗美援朝說唱叢書第一輯

第四冊

中和橋的仇恨

(鼓詞)

蕭木五著

上海通聯書店印行

抗美援朝說唱演奏第一輯第四冊

中和橋的仇恨

(鼓詞)

定價：人民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

主編	蕭亦五	著者	蕭亦五	出版者	通俗出版業聯合書店 <small>代售人 劉學康</small>	印刷者	新力印刷所 <small>新開路福康路50弄17號</small>	發行者	通聯書店	發行所	通聯書店 <small>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11號</small>
----	-----	----	-----	-----	-------------------------------------	-----	--------------------------------------	-----	------	-----	-------------------------------------

作者版權不★准翻印

上 美軍橋上行凶

閒言碎語說不盡，
打起竹板說正文。
這回說的哪一段？
說的是南京城內一新聞。
南京有秦淮河人人知曉，
秦淮河裏水很深。
河上木橋數不盡，
來往不斷盡行人。
中和橋在那光華門外，
離城不遠算鄉村。
橋頭栽着垂楊柳，
每年夏天樹成蔭。

附近住家老百姓，
橋頭乘涼常談心。
自從南京淪陷後，
橋上站着日本人。
來往行人都害怕，
從此橋上死沉沉。
那年日本投降了，
橋上邊又聽到說笑聲音。
附近百姓都高興，
說：「咱們的東西回家門」。
那曉得這點高興不長久，
大較場駐滿了美國軍。

幫着蔣匪打內戰，
吉普汽車盡傷人。
中和橋本是個要道口，
來往都是美國人。
見了女的他調戲，
見了男的把拳頭伸。
四七那年八月整，
八月初一天黃昏。
秦淮河水很平靜，
滿天星斗萬里無雲。
遠處野狗汪汪叫，
黑影來了一個人。
走上橋頭他喘了口氣，
說：「好涼快，歇一歇腿腳再動身。」

若問此人名和姓；
細聽在下說原因。
姓王名子叫守本，
會開汽車是個聰明人。
今年剛交二十三歲，
活潑結實正在青春。
他的父王國華人很本分，
南京城內是祖居家門。
皆祇爲家裏貧寒生活苦，
機關上作個小事送公文。
這一日王守本是去送信，
天氣熱累得他汗像雨淋。
從早晨跑到晚腿腳沒勁，
肚子餓腹內空腦袋發暈。

坐在那橋欄上解開鈕扣，
一陣陣小涼風吹上了身。
王守本橋上乘涼且不表，
咱把那大較場細說原因。
大較場在早是比武之地，
有一個演武廳在那裏存。
自被那蔣介石竊據之後，
大較場常見到飛機降臨。
附近莊田精場盡，
農民居家也難安心。
老蔣坐機「容克」式，
墨索里尼是贈與人。
妖婦飛機是美國貨，
名兒叫「美齡」天下聞。

那年南京城淪陷，
「容克」「美齡」騰了雲。
他們逃到四川去，
西南角上成鬼孫。
八年抗戰他不使勁，
勾結美帝癩禿心。
敵後游擊不容易，
艱苦奮鬥是人民軍。
新四軍江南苦戰人人敬，
八路的英勇天下聞。
消滅了敵僞兩百萬，
黑暗掃盡光明來臨。
那時候大較場是日本佔，
戒備森嚴嚇壞人。

可是喊不住游擊戰士，

破鐵道燒飛機是新四軍。

四五年蘇聯出兵東三省，

消滅了七十萬關東軍。

日天皇一看事不好，

下命令結束戰爭投降了咱們。

那時候蔣介石遠在重慶，

淪陷區俱都是人民軍。

老蔣看到苗頭不對，

他與那馬歇爾把巧計生在心。

中美密約那時定，

准許中國駐美軍。

蔣介石重據總統府，

帶來了一羣豺狼盡傷人。

黃浦路住着「美軍顧問」，

大較場成了美國軍營部門。

魏德邁作特使寧海路住，

指揮着蔣該死殺害人民。

說的是仁義禮智信，

作起來是不仁不義無禮無信害人。

我們要的是和平建設生活好，

他却把飛機大砲送給蔣匪軍。

我們要的是工場開工有發展，

他却把美國貨物運進大門。

美國罐頭冲垮了我們食品工場，

尼龍絲襪害苦了養蠶的人。

美國卡嘍賤價拋售，

害得我紡織業都關廠門。

海關也在美帝手，
流出去財寶與金銀。

經濟侵略夠毒辣，

文化麻醉更狠陰！

美國電影到處放，

不知毀了多少年青的心。

「西部英雄」成偶像，

歪戴着大沿草帽似兇神。

看「原子戰爭」膽小的得了神經病，

瞧「隨風而去」女孩子夜不歸門。

說的是美式民主最平等，

作的是天天在那裏殺傷黑人。

美國文明頂頂好，

在北京強奸沈崇人人知聞。

那時有人被賺混，

見了美兵他把大拇指伸。

延安廣播要反美，

愛護人民苦口婆心。

有人搖頭不肯信，

說宣傳的話莫當真。

四七年八月一號那一日，

日落西山天色昏。

有一個美軍伍長叫老而睡，

在那大較場上把話云。

「在飛機場上我嫌悶，

帶了幾個美兵尋開心。」

駕坐吉普向外走，

一路調笑婦女們。

有的是見了他們把眼瞪，
有的是受了侮辱不敢云。
不多時來到中和橋且近，
橋頭前面停住車輪。
昏暗中看見橋上人一個，
坐在欄干上正開心。
老而睡上去抓住他兩條腿，
說了聲「OK」把那人扔在河中心。
那人正是王守本，
作夢也沒想到碰見瘟神。
他在河中喊救命，
大聲絕罵美國軍。

橋上野獸鼓掌笑，
覺着這個玩法實在新。
河裏那個不會游泳，
河水既寬又很深。
王守本越想越有氣，
越氣就越把精力分。
哇呀一聲喝口水，
閉着嘴向鼻子裏浸。
眼看着年輕人就要喪命，
咕咕咕從那廂跑過來救命的人。
衆明公若問來的是哪一個？
待在下欄潤鬚子再說下文。

中 全城人民公憤

竹板一打響連聲，
書接上回開正封。

王守本河中喊救命，

驚動了行路的人二名。

這個說「黑更半夜什麼人叫？」

那個說「聽這聲音讓人吃驚。」

這個說「怎麼裏面還有人笑？」

那個說「這種笑聲我怕聽。」

這個說「我們快去救命要緊。」

那個說「遇見謀殺之人了」不成。

這個拉了那個一把，

一個前跑一個隨後跟行。

前面跑的是名叫發田他姓葛，

後面站着是涂崇海先生。

他二人一陣小跑來得快，

中和橋就在面前迎。

走到橋頭仔細看，

黑暗之中有人三名。

那面停着車一輛，

不知啥時滅的燈。

咕哩咕嚕說的外國話，

聽聲音知道是美國兵。

他幾個正對河中看，

水浪攪渾了滿天星。

河中好像有人一個，

一會兒漂起一會兒沉沒水中。

美兵還在嘻嘻笑，

涂、葛、二人把氣生。

發田說「剛才準是河裏人叫，」

崇海說「這會兒怎麼不出聲？」

老葛說「快要死了怎麼叫，

你我快去打救這人命殘生。」

老涂一聽不怠慢，

脫下皮鞋一旁扔。

他二人正要把水下，

那邊過來一獸兵。

他言說「你們也要想洗澡，

好！我來幫忙你莫心驚。」

祇見他一個箭步向前進，

葛發田一看不好就扭轉身形。

那美兵把他攔腰一抱，

抱起老葛往橋上行。

涂崇海一見有了氣，

站將起來要把理評。

他本想說：「你們見死不救心已狠，

抱我的朋友是什麼事情？」

他的話剛要說出口，

忽然見又來了兩獸兵。

一拳怎能敵四手，

扭轉身子向後行。

祇聽得老友喊救命，

又聽得水中撲通一聲。

他一面跑來一面想，

心想怎樣打救老友好逃生。

想了多時有有有，

不如去喚醒鄉鄰才能成。

他挨家挨戶把人叫，

說中和橋下出了事情。

多帶繩子和棍棒，

推人下水是美國兵。

衆鄉隣一聽起了公憤，

說哪兒來的野狗來逞兇。

吆喝一聲咱們都去，

呼啦呼啦來了數十名。

涂崇海帶着頭前走，

衆鄉鄰後邊緊緊行。

忽然見前面燈光亮，

吉普車載走了兇手三個美兵。

大家生氣一聲叫，

說不要放走了美國兵。

急忙趕到橋頭看，

四外漆黑冷清清。

陣陣涼風撲人臉，

河中青蛙叫不絕聲。

伏在欄干向下望，

平靜無波沒有水浪聲。

涂崇海聳身一跳下了水，

站在水中連把鄉親叫幾聲。

大家幫忙找找看，

怎麼不見屍身兩名。

是不是已經有了命，
還是沉在河底喪了生？

衆人一聽說是是，
我們幫着打撈別放鬆。

頭一個撈起王守本，

滿嘴污泥手發青。

不多時又找出朋友老葛，

全身冰涼沒救星。

涂崇海見到好友落下淚，

坐在橋上放悲聲。

他言說「你這一死不大緊，

叫我如何去見伯母把信通。」

鄉鄰都來把他勸，

說「你這樣哭着怎能辦事情。

現在料理後事最要緊，

打個電話告訴他雙親得知情。

寫個狀子法院裏送，

還要設法把新聞登。」

涂崇海聽話把頭點，

他言說「有勞諸位守屍靈。」

衆人說：「不用吩咐你快去，

這裏辦事有我們担承。」

說話之間天將亮，

東方發白星不明。

涂崇海打過電話把城進，

走進報社把新聞講清。

法院以內把狀子遞，

署名的是守本他的雙親把冤伸。

兩老人聽說兒子喪了命，

一路哭到光華門。

心想嬌兒死的苦，

這回斷了王家的根莖。

他二人一路哭着一路走，

吸引了不少行路的人都吃驚。

都言說：他兩個究竟什麼事，

爲什麼哭的這樣傷情？

人人心裏都在問，

那邊廂賣報小販喊連聲。

「報！新民報！晚報！

中和橋上新聞已刊登。

那裏死了人兩個，

殺人的是少爺兵！

南京人報這裏也有，

大家快買看細情。」

祇見那希里嘩拉一陣搶，

賣報小販兩手空。

看報的人都有氣，

說他與日本一般同。

你一言來我一語，

十字街頭亂轟轟。

全城人民起公憤，

要求懲兇不能留情。

這種混蛋真少有，

他好比騎在咱們頸子上出大恭。

這時忙了「種殃社」，

到處命令統制新聞不准登。

蔣介石急的把光頭按，
魏德邁心中不安寧。

兩人互相通電話，

要把這事按壓平。

他們兩個出主意，

說賠償兩錢了案情。

中國法院不受理，

要打官司找美軍營。

要是有人來挑撥此事，

抓進監牢動非刑。

便衣特務都出動，

中和橋也派軍警十幾名。

明的是保護屍身不發臭，

暗的是監視人民不准出聲。

且不表蔣美陰謀把計定，

再把那死難家屬明一明。

送去的狀子沒消息，

報上新聞也不見再登。

王國華心裏很納悶，

內裏的原故摸不清。

警察廳裏說不管，

憲兵隊回答弄不清。

老頭逼得無奈何，

牙齒一咬去找美國兵。

顧問團門口大聲叫：

「殺人的是美國兵，

兇手出來快償命，

要不出來我把老命扔。」

涂崇海心裏一肚子明，

攢着拳頭氣不平。

他言說誰是凶手我來認，

除非那美兵永遠鑽在洞中。

說話間裏面走出人兩個，

兩人都把手槍拾。

走到門口把眼瞪，

手槍一舉開了聲。

「這裏住着美國顧問，

胡亂吵鬧爲何情。

一個一個都替我滾，

再不走開送法庭！」

王國華一聽火更大，

一腔子怨氣向上升。

他冲上前去就發問，

「你倆可是咱中國人生。

我的兒子死的苦，

爲什麼不准把冤伸？

我到這裏來告狀，

這是寫好呈文一封。」

說話就把狀子遞，

「請你轉上美軍法庭。」

那一個接過狀子向回走，

這一個提着手槍瞪眼睛。

不多一時裏面喊，

說法官升堂審案情。

老頭一聽消了氣，

十成怒氣去三成。

他心想這件案子能受理，

他的官司准打贏。

那曉得人家擺的是迷魂陣，

下 美軍法庭審案

衆位先生請靜聽，

書接上回說分明。

王老漢他把兵營進，

那裏設着美軍法庭。

老漢抬頭用目看，

法庭佈置令人驚。

兩傍站着憲兵隊，

一個一個臉發青。

星條美旗中間豎，

專門叫人進牢籠。

老頭這一去可不好，

下一回書裏再說清。

上面坐個綠眼睛。

高大鼻梁驢子臉，

慘白臉色兩腮青。

未曾說話把眼瞪，

他罵老漢侮辱美兵。

你的兒在橋上沒有站穩，

這才落在河水中。

河裏淹死他命短，

這事怪我們理不通。